

李遜梅著

小塊文章

上海仿古書店發行

小 塊 文 章

李 遜 梅 著

一九三六年九月初版

全一冊 定價國幣一元五角
實價國幣一角五分

著者 李 遜 梅

發行者 仿古書店
上海自來火街西高第里一號

承印者 啓智印務公司
上海西門路潤安里十九號

代售處 各大書坊

小塊文章

版權所有

總代售處 上海啓智書局

小塊文章（自序）

暑齡入塾，咕嚕終日，子曰，然而，頭腦昏漲，乃感覺讀書爲天下最苦之事，於是十日九逃塾焉！翌年，添讀「古文觀止」，如桃花源記，赤壁賦……一類文字，琅琅上口，孜孜不倦；余又愛讀古文之短而簡者，如陋室銘，獲麟解……之類。而尤以宴桃李園序，爲最合脾胃，每讀至「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則爲之擊節讚賞。年十一齡時，從戚屬家得「聊齋誌異」一部，寢饋與共，反覆讀至三遍，乃覺文思洋溢，豁然貫通，頗生古文不如今文之感！繼又讀施耐菴之「水滸傳」，曹雪芹之「石頭記」，王實甫之「西廂記」，則覺齒頰增芬，如嚼橄欖，孰謂小說不可讀耶？嗣又入學校數年，忽蒙家庭之變，先父先背，如摧櫟棟，屋徒四壁，庚癸頻呼，余不得已輟讀，年甫弱冠，藉良友與援，入新聞界，乃如一葉浮萍。漂泊於汪洋大海中，由遼瀋而輾轉至平津，尙感天地有情，留我一線生路，否亦豈不早已流爲餓殍，索我於枯魚之肆乎？顧余以憂患餘生，得獲一家溫飽者，幸賴三寸毛錐，旦夕不

離，筆耕硯田，苟延殘喘耳，余所最感激者，一爲蒲公松齡，一爲曹公雪芹，余之所以能握管寫出文白作品，則二公兩部偉著啓迪之力也。乙亥秋，主兩報副刊筆政，一爲新報之「雨花台」，一爲天風報之「黑旋風」，新報取材，重於白話，天風取材，重在文言，兩報之風格，迥不相侔，而余以一人，周旋其間，而每日又必需寫一篇照例文章，搜索枯腸，腹笥爲空；丙子春，因事與天風主人齟齬，乃辭去輯務，專司新報，每日可免往返票礫之勞，則寒翁失馬，安知非福耶？適值提著「澹齋誌異」筆記小說脫稿，寄交上海仿古書店出版；乃聯想憶及「雨花台」「黑旋風」兩副刊上所陸續披露之文字，雖只堪用以覆瓿，然亦恐日久散佚，乃抄錄成冊，亦擬委託仿古書店出版，惟書名何取，百思不就，驀憶及春夜宴桃李園序中「大塊文章」一語，似我之腐陋撰作，稱曰文章，已覺自愧，又豈敢掠美大塊，惟有以小塊自居耳，愚者千慮，或有一得，於是「小塊文章」之名乃定，爰於付梓之先，縷述始末如是。時在丙子仲夏火傘高張之日，龍山恨生李遜梅氏自序於析津。

小塊文章（目錄）

邯鄲生之夢·····	一
泛談妓女·····	一五
「沙漠之花」電影本事·····	二〇
道是無題却有題·····	二二
寶娥冤與金鎖記·····	二四
期望着異性的安慰·····	二五
奇鏟異味不知名·····	二七
張君瑞也會說大話·····	二八
我也不大贊成簡體字·····	三〇
集團結婚觀禮記·····	三一
賞月的機會少了·····	三三

閉話牙牌·····	三五
國產硬性影片的缺乏·····	三六
冤枉煞了關漢卿·····	三八
巫雲嚴鎖洞房春·····	四〇
伉儷分合話灶神·····	四一
復活的丁香(電影本事)·····	四三
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	四六
紅樓夢真本問題之商榷·····	四七
言行未必一致·····	四八
英雄難過美人關·····	五〇
一夜夫妻百日恩·····	五一
這是都市常有的事·····	五三
遊街·····	五七

打球·····	六七
說國醫·····	六九
作文與環境·····	七二
花花世界·····	七五
逛西湖·····	七七
老夫少妻·····	八四
女友·····	八七
酒後無德·····	九〇
終身大事·····	九二
釋鬼神·····	九五
寫小說·····	九八
偷·····	一〇〇
偶像思想·····	一一三

謀事難·····	一一五
作馬牛·····	一一八
鷄聲·····	一二〇
開門七件事·····	一二三
口才與技能·····	一二六
中秋節·····	一二九
文藝與吃飯·····	一三一
書癖·····	一三四
習慣與嗜好·····	一三六
心理的變遷·····	一三八
借本錢·····	一四一
發財捷徑·····	一四三
四川故事·····	一四六

寄人籬下·····	一四九
秋蚊·····	一五一
稿紙·····	一五四
看殺人·····	一五七
鬧家務·····	一五九
鄰居·····	一六二
挨罵·····	一六四
新台之醜·····	一六七
吃醋·····	一六九
成名·····	一七二
出身·····	一七五
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	一七七
萬能嘴·····	一七九

小塊文章目錄

六

潑辣貨·····	一八一
英雄末路·····	一八二
人浮與事·····	一八四
擺架子·····	一八六
佳人才子·····	一八八

小塊文章

李遜梅著

邯鄲生之夢

有邯鄲生者。供職沽上某洋行。綉年玉貌。濁世翩翩。星期假日。至某影院觀劇。邂逅一摩登女郎。眉細如柳。面白於霜。兩頰擦金粉。赭如蘋菓。髮蓬蓬似雞窩。又酷如亂草。上繫紅帶。作沙和尚之仰月式。身披一九三七式大衣。衣領散處。旗袍可覩。曲線之佳。值一百分。生一見魂銷。尾之入場。女恰獨身。身旁又餘隙座。有一面團團若大腹賈者。捷足先登。女屏之曰。有人。有人。賈避之若浼。生亦望洋興嘆。不敢入坐。詎料女忽嬰甯一笑。秋波轉處。媚勝雙文。生得其默示。有如過電。乃移步就坐。與女并肩。時銀幕上已打預告片。女探囊出金盒。以纖指取烟兩支。駢吸於唇。旋收盒易以倒火機。紅唇開闔。兩烟皆燃。女竟移其一以遞生。俛首作態。有如羞澀。生惑之甚。鞠躬道謝。接煙而吸。煙根尤含口脂香。與烟氣氤氳。愈難分明。甫一吸。心房卽躍躍不甯。既而銀光照處。幕影憧憧。全場黑暗。咫尺莫辨。女忽歪

首倚生肩。蘭麝之氣。撲入鼻管。生乃頰頰請教其姓氏。女自言姓鄧。爲沽上某邸之獨生女。愛其丰采。一見遂不自持。生亦神志昏昏。心緒如焚。擬吻其唇。女拒之曰。曷去去。看影殊悶人也。生如奉綸音。扶之出院。肩相並。手相攙。儼如儷伉比翼。于飛在天焉。入某飯店用餐。刀叉并下。易菜兩道。飲白蘭地數杯。繼以葡萄。醺醉之下。偕至靜室同憩。擁抱接吻。都所不拒。鈕扣重重。盡勢即解。會幾何時。巫山十二峯頭。已低徊遊遍。待至醒酒解疲。時已午夜。生啓目視之。女正海棠睡熟。微搖其軀而吻之。女星眸半揚。晚語之曰。天未明。曷睡休。生曰。卿午夜不返。不勞堂上久盼耶。女微搖其首。生曰。但我不回宿舍。恐獲譴也。女曰。何不先通電話。天明返行不遲也。生然之。繼於款洽之際。女吐實曰。妾實新寡之文君。夫莫某。春初病消渴卒。妾襲夫家產。不下萬金。願與君謀永好焉。生聞而益傾愛。枕席綢繆。不知東方之既白。翌朝分手。依依不忍爲別。生欲探囊破鈔。女止之。啓手提包。則鈔票纍纍成札。皆每張十元五元者。生爲之舌撟之下。告別先去。女猶戀香衾。在枕上領首微笑。一股魅力。動人最深。又趨回吻之。出室之頃。十步九回頭焉。返行已

逾上班鐘點。所幸者經理不覺。未遭呵斥。辦公之頃。心不在焉。以鋼筆書藍字。則誤蘸紅黑水。意在寫李。筆下成張。苦盼壁上時計之長針速移。而表針如故意與之開玩笑者。寂候久之。移不過五分。試一闔目。如見彼美坐寫字桌上。突其紅唇待吻者。生趨前就之。額觸檯面作微痛。始油然覺。鋼筆擲落。塗硬紙作蜿蜒形。晚餐時。舉箸不知何味。吃飯下咽。覺胸際有物梗塞。格格而不入。勉進一小盃而罷。

入宿舍後。天色昏暗。入室啓電燈。對鏡梳掠。如臨妝台。覺面欠白。則益以粉。覺髮欠澤。則擦以油。覺唇欠紅。則塗以朱。覺眉欠秀。則飾以炭。對鏡歷一小時。猶覺不滿己意。同室老張已至。見而笑曰。老盧。又有何豔遇。值得如此苦心修理門面。容得我分一盃羹否。否則我當洩之於衆。爲廣義務宣傳。生蹙眉曰。勿瀾乃公事。財色有分。甯堪分潤。語訖。梳掠如故。張猶不甘。猝進抱腰搜其囊橐。覓豔影一幀而不果。始廢然出。臨出門。猶揚言曰。小盧。請當心。如何秘密。亦難避我東方福爾摩斯之銳目也。出室後。履聲和鶯鶯笑聲。細碎蟬聯。不絕如縷。久之始寂。生化茫茫。易新衣新履。西裝合體。褶痕平直。領帶色鮮艷。有圖案花紋。皮鞋

烏如鏡。黑如漆。光堪鑑人。低頭能自顧其影。出門乘膠皮車。瞬息至某飯店。入室則彼美已先在。佯嗔責之曰。過五分矣纔來。何不守時刻也。生曰。余之手表恰遲五分。言畢解外衣。女代之掛衣架上。而後敬以香煙。生乞其唇上殘者。女笑予之。乃自燃新者。生問女。何處出遊好。盤桓舞場亦佳。女搖首曰。有君在。陋室相對。亦覺蓬蓽生輝。無君在。食前珍饈方丈。亦覺難於下咽。舞場多風識。殊懶與彼輩周旋。影院遊園。近都玩膩。晤對清談。實勝於一切也。生喜甚。乃扃門而昵就之。時當春暮。氣候撩人。女欠伸倚生懷。生撫其鬢髮。愛不釋手。目注其面。瞳子不少瞬。女曰。汝眸子木木然。呆視胡爲者。生曰。飽餐秀色耳。覺得天地間女子。再無美過卿者。女聞而意得。瞑目微笑。生俯身猝吻之。女伸兩臂抱持。久久不釋。十時後。二人進夜宵。有點心甚美。女食其半。以餒餘饗生。生食之覺甘逾尋常。夜半。交頸並頭時。女曰。此等夕合且離。殊不盡興。子能請假一週。俾盡興享樂何如。生唯唯。次日乃遞請假條。詭云入醫院靜養。實則浸沉於溫柔鄉。尋高唐之好夢也。某夜。於情濃意洽時。生以言試之曰。卿固文君新寡。旣容相如作入幕之賓。則何吝駕

牒一頁。賜結紅絲。永註良緣耶。女曰。否。否。婚約極束縛吾人之自由。我幸而跳出牢籠。何苦又作馮婦。生不敢再拂其意。默念。今秋桂子飄香時。家中且將爲余娶婦矣。彼雖村姑。貌亦不惡。青梅竹馬。自幼相狎已熟。彼長成後猶莊重。雖荆釵裙布。而映麗勝他女。在鄉中有美人之目。特以平生未入都市。不知物質之文明耳。……默思之頃。久久不語。女曰。問君何所思。問君何所憶。停針不語。犯何心事。是否因拒絕婚媾不滿意耶。抑心中另有所愛也。生倉猝亂其詞曰。唯唯。否否。除卿外實無他愛。特憂良緣有時盡。快樂不到頭耳。女曰。子真痴人。且樂今日。違顧明朝。甚矣君之不達也。語既。乃鵬生重整旗鼓。背城而戰。倏如蛺蝶之雙飛。倏如蜻蛚之吸水。顛之倒之。方位屢變。天未曙則生已疲。合目欲入黑甜鄉。女猶餘勇可賈。屢伸手搯生股裏。阻其入睡。光陰迅速。倏已一週。假期將滿。而生之體力驟衰。目眶陷入作坑。眼簾上下如塗青色圈痕。唇色淡紫。面色黃白。轉側則腰痛如割。而女則反是。妖媚如狐狸。糾纏不休。見生不饜其慾。心中憎之。別時亦不甚惜。生銷假上班工作。覺足輕頭重。昏昏欲倒。案上文具圖表中之蟹行字。亦首尾活

動。欲化神龍而飛去。心發跳而氣發喘。胸部癢時作乾嗽。經理人施施來。屢以目注之。監其工作。見生信筆塗抹。疵誤百出。乃微笑而去。晚間詳稽其經手業務。近半月來。多顛倒也。翌日而逐客令下矣。生嗒然若喪。於結束行李時。同室老張笑曰。恭喜我兄。賀喜我兄。生曰。咄。飯碗已壞。喜從何來。彼續曰。走上桃花運。前途正似錦如茶。此處丟飯碗。正彼處作新郎也。生嘿然無語。遷居某逆旅。屢通電話至女之行雲處探詢。苦無要領。乃親往探訪。至而登樓。方欲入室。侍役出而阻之。以目示意。囑其作穴壁窺。躬身就鑰孔凝視。見女方與一魁偉男子相吻抱。其嚙態勝於對己。酸氣上衝。身踣於地。首觸門。聲砰然。室中人猶未聞也。侍役乃佛心人。扶之入別室。飲以白蘭地一小杯始甦。生乃探懷取十元中南票一張賞之。役大喜。鞠躬致謝。并低聲語之曰。君真可憐。彼誠薄倖。但君之結果尚佳。因昵彼而喪身敗名者屢矣。彼實某某之下堂妾。到處物色美男子以充面首。經余目覩。已有好青年數人。鞠躬盡瘁。死於某醫院中。彼近來鑑於顧影少年。類多中看不中吃。乃又改變方針。以魁偉莽漢供其泄慾矣。君幸勿與人爭此紅粉骷髏。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也。生